

那天我刚洗漱完毕，老爱人让我跟着她来到了女儿居住的卧室阳台边，隔着玻璃指向安装在窗台上用来晾晒枕头、鞋子的铝合金篮筐上面，让我仔细瞧瞧，原来一只斑鸠躲在了它筑的窝上面，正在孵宝宝呢。

斑鸠选择在篮筐上筑窝，北靠墙壁，西临已封闭的阳台玻璃，上有搁空调的水泥板遮挡着，飞进飞出可在东、南两个方向。细细品味斑鸠的选择，我感叹斑鸠聪明：这个选择既有安全、安静的考虑，又有遮风避雨的考量，还能每天见到东方晨曦、接受阳光的滋养，更便于展翅高飞。

当天下午，老爱人收晾晒在篮筐上的枕头、鞋子时，还是惊扰了它；斑鸠一跃而起飞了出去，留下了一个圆圆的、亮晶晶蛋。好在斑鸠一会儿又飞了回来，于是我决定尽可能不在东卧室阳台上晒东西，让斑鸠安心孵小斑鸠。但我还是忍不住，每天早晚会隔着窗户去看看斑

鸠。奇怪的是，斑鸠每天头朝的方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向着东南两个方向交替转换的。这道理，我至今没整明白。

半个月后的中午时分，老爱人大声呼我快过去看，小家伙出壳啦。只见斑鸠蛋壳的旁边，躲着一只毛茸茸的小斑鸠，老斑鸠不在，我猜想它一定是寻找食物去了。小斑鸠长得挺快，没几天就变得像模像样了。又过了半个月的时辰，我临睡前再去瞧瞧，发现母斑鸠还是没有回窝，原来母斑鸠已开始培养和锻炼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了。

两天后的早晨，外孙突然叫起来，说：“小斑鸠不见了。”原来小斑鸠长大了、羽毛丰满了，它要融入大自然中去了。外孙虽有点依依不舍，但也明白其中的道理。

那天中午，老爱人兴奋地对我说：“快去看，两只斑鸠回来了……”透过窗户，只见一大一小两只斑鸠，摇头晃脑地正述说着什么……

■戚建伟

在神州广袤无垠的文化苍穹中，戏曲宛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星辰，闪耀着独特而迷人的光芒；在华夏大地深耕的艺术园林里，戏曲犹如一条潺潺流淌的溪流，润泽着每一寸土地，承载着浓浓的乡土之情。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这一辈，真正接触到戏曲还是在京剧“样板戏”风靡的那个时期。那时，学唱京剧样板戏，唱英雄、演英雄、学英雄成了我们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我老家南汇大团古镇上的一所小学甚至排演了全剧《沙家浜》，我的几个表弟、表妹分别扮演了阿庆嫂、沙奶奶、刁德一角色，我的大舅还是乐队伴奏的京胡手，演出的盛况震惊四乡，一度传为佳话。一所

普通的乡镇小学，由一群娃娃排演全剧京戏，在那个没有音响设备的年代，不能不说是激情燃烧岁月里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京剧样板戏中许多经典唱段，迄今我们都能一字不落地唱下来。

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真正全面深刻地了解、感悟戏曲文化艺术，还是在步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新时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大批经典传统戏曲节目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仿佛一夜春风来，人们从百花齐放的舞台上，领略到了中华戏曲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于一身的无穷魅力。

那极富地域特色、优美动听的唱腔，无疑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瑰宝。不同的剧种有着各自独特的声腔体

系，京剧的醇厚大气，越剧的柔美细腻，沪剧的委婉柔和，黄梅戏的清新质朴，淮剧的高亢激越，昆剧的婉转悠扬，锡剧的清快悦耳……每一种行腔似乎都能触动人们心底的共鸣。还有那精彩绝伦的表演动作，一招一式，一颦一笑，皆有章法，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通过演员们精湛的演绎，将人物的情感和性格展现得入木三分。舞台上简洁的布景和道具，往往通过巧妙的设计营造出逼真的场景，加上演员们富有想象力的表演，让观众宛如身临其境。

记得儿时，有线广播进入普通居民家，除了“阿福根谈生产”节目外，我的祖母、外婆最喜欢听的就是戏曲节目，尤其是沪剧和越剧以及评弹说书之类，那种痴迷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以后随着生活条件的日趋改善，家里先是添置了收音机，接着有了电视机，家里订了份《每周广播电视报》，每周一收到报纸，我父母第一时间就是把戏曲节目播放的时间一一做了标注。尤其我母亲对沪剧、越剧的各种流派如数家珍，几乎到了百听不厌、百看不倦、如痴如醉的境地。因不满足受戏曲节目播放时间的局限，家里又购置了一台小型录音机，母亲可以随时播放收听，到她去世的那一年，收藏的沪剧、越剧录音磁带竟有数十盒之多。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为建设嘉定科学卫星城，我们全家随父亲工作的国企搬迁落户到了嘉定。素有“教化”之称的嘉定，拥有被誉为全国戏曲界一面红旗的嘉定锡剧团，我也因此与嘉定锡剧有了一段缘。下乡插队落户期间，我曾被借调到嘉定锡剧团（那时已改名为“毛泽东思想文

艺宣传队”）从事创作，亲身体会到了锡剧在嘉定受百姓喜爱热烈程度。

当年，嘉定锡剧团以“扁担精神”行走在乡间田埂小道，送戏上门受村民欢迎的盛况，至今历历在目。虽说那时演出的大多是样板戏节目，但当演员们登场的那一刻，整个世界似乎都变了样，那韵味十足的唱念做打，一招一式仿佛有一种魔力，那婉转悠扬的唱腔，时而高亢激昂，如穿云裂石，直上九霄；时而低沉婉转，似山涧清泉，沁人心脾。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从观众的心坎里蹦出来似的，紧紧揪住了大家的心弦。

令人惋惜的是，随着各种新兴艺术形式的不断出现，戏曲逐渐走入低谷，但戏曲所承载的中华魂却从未褪色。以知青为代表的中老年群体，依然活跃在戏曲的舞台。

2019年，原嘉定锡剧团的一些老演员会同一批年轻的锡剧爱好者，重新组团排演了现代锡剧《六里桥》，并巡回演出于各街镇，演出盛况，一票难求，在嘉定又掀起了一股“锡剧热”。如今，在各街镇的文化活动中心及居民社区，戏曲沙龙活动几乎成了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戏曲不仅仅是一种表演艺术，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情感寄托。那些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经典剧目的戏曲，在讲述美丽动人故事的同时，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忠孝节气、礼义廉耻、刚正不阿、坚贞不屈……在戏曲的演义中变得生动鲜活，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戏曲所承载的乡土情，成为人们记忆中最珍贵的一部分，也成为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游子与故乡的情感纽带。



留云湖夏夜

范素华 摄

鹤鸣槎溪

HEMING CHA XI

■王 平

南翔的露天电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翔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打谷场。我侬生产队的打谷场是用水泥黄沙混合铺成的水泥地，在生产队仓库的前面，足有700平方米大。在打谷场上放映露天电影，是那时候我们最快乐的记忆。

当时农村文化活动相当稀少，所以每次队上要放电影的消息一出，男女老少均兴奋不已，家家像过节一般。放露天电影一般都在一年中的第三季度，此时田里的农活不多，除了给庄稼打药水防病虫害，拔稗除草，其他也没什么要紧的事，算是相对悠闲的辰光。

放映的这天，队长会安排两三个骑自行车技术过硬的男劳力到镇上把放映器材给驮回来。村路都是烂泥路，加上放映器材又很金贵，不能有啥闪失，一般男劳力不敢揽这“瓷器活”。还有些男劳力要做些配套的活，在打谷场的一边挖三个小深坑；用两长两短四根毛竹搭个“井”字的竹架，扯上幕布；众人合力抬起长毛竹；竖进小坑里，固定牢。雪白的幕布布置到位，就等晚上了。

队里的妇女们收工后正在忙着各自晚上吃的零食。村庄里弥漫着芝麻饼、葵花籽的香气。趁这一天，有的人家邀请了亲眷，要是有毛脚女婿、毛脚媳妇上门，那更是忙得不亦乐乎。

这天村上的小囡最活跃，在打谷场上一边打打闹闹玩游戏，一边看大人们搭架子；一旦等到幕布拉起，就急忙回家把长凳、矮凳、竹椅搬到打谷场，占领有利位置后就急切地盼着天快点黑下来。

夏天夜得比较慢。傍晚六点，太阳已落进西天那片水稻田里，村民夜饭也已吃好了，但天空还是亮晃晃的。这时候放映员来了，选好机位地方，落定好一张八仙桌放置放映机就开始接电调试设备。小囡们围在八仙桌周围看这能放出人的稀奇物，看放映员熟练的操作动作。

天黑下来了，打谷场上聚集得人越来越多，坐在凳上的大多数是本村庄的人，立在后面外围的多数是外村庄过来的村民。现场人声鼎沸，热闹得很。一切准备就绪，放映员劝围观的小囡：快去坐到凳上去，要放

了。好奇性强的的小囡这才回过神来赶紧去找凳落座。

突然，一道光柱捅破夜色，打谷场瞬间安静，胶片转动的沙沙声里，银幕上“八一”红星闪烁，伴着激昂的乐曲。有人激动地发出欢呼声——开始喽。人们随着影片剧情的进展，沉浸其中。已是半大孩子的我，不好意思坐在前头，那都是五六岁小囡的地盘，坐在后面被前面大人又挡了视线，于是就立在矮凳上，这下可好，前方一目了然。我看见前排我家二叔全神贯注，脸上被蚊子咬了浑然不觉；望见朱家大嫂眼睛不离屏幕，手不停地往嘴里送瓜子；我还瞧见发小阿二他哥给新交的女朋友扇蒲扇献殷勤。

最难忘那次放《南征北战》。正放到精彩时，天上突然打雷，顷刻间雨点密密砸下，放映员慌忙盖机器，人群骚动，电影被迫中断。但雨中的人们不愿散场，纷纷要求搬进仓库内继续放。仓库内东墙壁成了银幕，虽然墙壁泛着黄色不够白，甚至有地方还有灰黑色霉斑；室内通风差，异常闷热，但这些丝毫没影响到村民观影的心致。散场时，

雨已停，人们朝着家的方向走，仍意犹未尽地争论着剧情。黑影中有小囡学着电影的结尾解放军首长站在坦克上的讲话腔调，童声惊飞了树上的麻雀。

记得最后一次在村里放映露天电影，是在1983年初秋的一天，放映的是故事片《渡江侦察记》。这次放映我和父亲参与了从筹划到实施的全过程。我父亲与放映员私交甚好，放映机都由他带回队里。我做后勤保障，搭架扯银幕，拉电线安置喇叭；等到放映结束，一起整理收场，设备归仓。翌日早上再把设备送还给镇上放映队。我们父子俩忙前忙后不辞辛劳，算是我们对村民的一次付出，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如今，打谷场上早已造起了两户民宅，仓库房也已被翻建成了民宅。不久前，与同村人相聚闲聊，聊到看露天电影，你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暮色中，恍惚又见银幕升起，旧时光在斑驳的墙面上晃动。原来那些夏夜从未远去，他们化作星辰落进了乡人的心田，随着舒张在记忆的脉络里年复一年地起伏着。

■张艳森

存心之乐

“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汪曾祺先生如是说。此刻正值盛夏，蝉鸣撕开黏稠的暑气。我站在窗边，看阳光像把粉刷，把百叶窗刷成半透明的雾色。树影或浓或淡的在上面跳着舞蹈，恍若潜藏的心事正隔着岁月搔痒笔尖。

晨起煮粥成了雷打不动的仪式。米粒在瓷锅里咕嘟咕嘟吐泡泡，清与浊很快就没了界限。捧着碗喝粥时，忽然分不清是宁静的米香浸透了晨光，还是宁静的晨光酿成了米香——在这朴素的温润里，咕嘟的泡泡是生命中的欣喜，却不能是长期提倡的状态，真正的崇高是平静。

正午的太阳像颗滚烫的栗子。捧一块冰镇的西瓜，味蕾像被施了魔法，蹦跳着喊“好久不见”。这感觉多像在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这是我给自己存心制造的惊喜。黄昏泡壶茶，琥珀色的茶汤在杯里打着旋儿，太阳慢慢落下去，世界开始支棱起来，晚风里充满了柔情。收拾收拾，出去走走，太阳热情散尽的时候最适合相拥。暮色四合时，蝉鸣渐歇，星子在夜色里挖了一个个小洞。趁此，把整个宇宙的光悄悄藏进衣兜吧。当风起云涌，当命运翻脸，拿出来点亮，便又生出继续漂流的勇气。

万物皆如气泡，可那又如何？生活是那样慷慨的施主，总在不经意间将蜜糖抹在日复一日的寻常里，便也算不枉这场相逢。